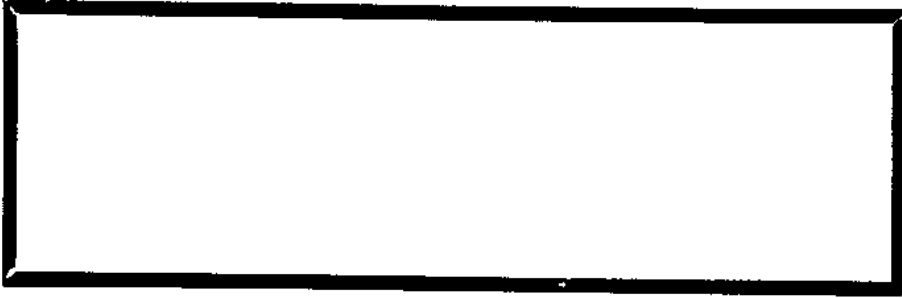


类 号 _____



()

编 印 单 位 _____

材 料 时 间 _____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书	
号	

一九 年 月 日

龙岩县湖邦区革命斗争简史

附：遼坑革命基点村支持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印

(1955.6.)

本資料系本辦公室工作組下鄉搜集整理，或請有關人員執筆寫成，其中具體事實，觀點未必正確，只能作為研究，參考的原始材料。

湖邦区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七年底，連紹昌由廈門集美學校回到湖邦赤水村，領導農民組織農民協會，當時主要是通過通德學校進行宣傳活動。後來就到處都說：「要燒神」「永定北山、白土后田起共產」等，秘密次會還布置了連遠芳、連開春等許多同志混進民團的組織中去。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紅軍第四軍到龍門時，民團反動派聞風逃走。連遠芳等同志便將民團的槍放在蛇肚山，設立赤衛隊。這時到處都掀起了群眾暴動的热潮。暴動前後又在排柳建立一座紫金學校，教師由黨配備廖槐生（系土名）為教師，由集美學校回來的知識分子連紹昌、連錦連、連遠芳、連正民等組織校董會。這間學校是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的重要場所，經常召集群眾到學校開會，教育農民要團結起來，不交租不納稅，實行婚姻自由，打土豪、燒田契，對破壞革命者「殺」，並沒收他們的財產。

暴動後，赤水村蘇維埃主席為鄭南坤，他領導農民進行革命，繳了大地主鄭丰稔的槍來擴充赤衛隊，並消滅鄭阿三、鄭大柯、基石仔、老^朱、水仔（均土名）等團匪，燒燬了大地主鄭丰稔、鄭庆丰、鄭茂山的房子。八月下旬，赤水民團鄭連甲帶領楊逢年匪軍二十二年來赤水騷擾了二個小時。第二天，我們就鎮壓了接頭匪軍的乞丐花（土名）等五人。十月下旬，劉和鼎匪軍攻佔龍岩城（到一九三〇年一月上旬才撤退）。閩西政府撤退到湖邦一帶。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張貞匪軍攻佔龙岩城，蘇維埃政府遷移到小池以上一帶，湖邦社（相當於現在一個區的范围）的革命同志大部分隨同隊伍撤退，而那些原來混進蘇維埃政府的鄭丰稔派的鄭南坤、鄭福成、鄭金成、鄭篤輝、鄭德興等及許多狗腿就叛變，充當民團。他們組織了「湖邦民團十七隊」，實行「三光」政策，殘酷地摧殘革命群眾，特別是紅軍家屬，強迫婦女改嫁、復婚和幫助地主進行「收租倒算」。如：赤水鄉婦女楊三姑同鄭江二自由結婚，鄭是鄉蘇的幹部，後鄭被敵捕到龍門槍決，楊三姑隨即被捕到七斗樓去輪姦，輪姦後被強迫改嫁反動分子鄭菊人。又如原來鄭福根之妻鄧迈龍，在蘇維埃時代不願與鄭成夫婦，而同鄭高增自由結婚。高增是湖邦的勇敢隊，隨同紅軍撤退了，鄧迈龍就被民團強迫其復婚給鄭福根（即鄭丰稔的兒子）。敵人对革命基点村的摧殘是殘酷的，如石牌前的水湖安有二十多戶，五、六十人，農協會主席劉庆全被燒殺，群眾財產被沒收，家畜、家禽也被搶劫一空。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也是瘋狂的。如：賴坑、劉柏玉暴動以前耕地主劉柏清、郭志深、楊西垣等的土地，每年收割乾谷一百二十桶，要交租八十四桶。復辟後，這些地主就做假契來倒算，強迫每年要補交四十八桶（四成）。抗租不繳時就威脅說：「你不繳，你又要做紅軍呀！你又想紅軍在這裡呀！」

三年游擊戰爭的湖邦

一九三四年夏，工农紅軍獨立第八團在龙岩一帶開始進行游擊戰

爭。當時主要任務是：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牽制敵人向蘇區進攻。因此，我們到處打埋伏，並在各地建立游擊基地。湖邦區開始時在赤水岩、楊家畚、水湖安、河南頭、龍潭、連賴坑、內墩、坑柄、郭山、外山、內樂、及湖邦邊境的黃竹坑、山后、紫金山、午眠石等四周圍都建立起據點，為開展游擊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們發動群眾起來抗租。我們根據群眾的要求殺死那些收租倒算的地主和以強詐勒索苛捐雜稅魚肉人民的惡霸。我們採取的辦法是：秘密張貼標語，發傳單。如：「農民翻身起來，抵抗收租」、「反對苛捐雜稅」、「收租者「殺」」。第二天，又由群眾去報告聯保主任。當地主來收租時，就發動群眾丟石頭，夜里去破壞地主剝削長工所種的菜園，第二天又由群眾去報告聯保主任。另外，我們還採取必要的武裝鎮壓的政策。例如：塔前地主羅世芳、羅狗同（土名）揚言：「我們龍門人敢帶頭收租，敢印契」。群眾非常痛恨，於是羅卓輝、羅開通做內線配合游擊隊，在塔前宗祠把他們鎮壓了。這樣一來，那些勢力不大、沒有武器的地主就提心吊膽，不敢向群眾收租了。

敵人張文成、郭六得、郭榮岐、郭菊人採取十家聯保連坐法，加強組織民團武裝，建築碉堡，大規模摧殘基點村群眾，我們硬想了很多辦法去擊破它。當敵人建築碉堡時，黨支部就布置群眾去破壞，掘牆腳，布置內應外合繳敵人的槍，燒敵人的碉堡。如在赤水村，我們化裝國民黨第十師，假將彭涌金同志綁起來，送到聯保碉堡，宣

布彭涌金被捕，交給联保去办。这时，联保开了門，民团郑福棉（郑丰稔之子）笑容滿面的馬上出来迎接，結果郑福棉給我們活捉，繳枪十支，碉堡被我們燒燬。民团长見势不好，就抱头鼠窜，高喊「这是共产党的三国計」。事后，龙門伪区长張文成和国民党工兵营用一个排的兵力到赤水，登上东山岭，架起机枪向我們扫射，我們的傳達兵邱有祥同志牺牲。队伍撤到楊家會。此后，国民党又疯狂地向赤水群众进行压迫、剝削、派捐、派款，重新組織民团，摊派民工建筑碉堡。

一九三五年九月，队伍轉移考塘，消灭了当地民团。我們先派了邱天荣同志去自新並被編入民团。匪部設在协鴻樓（又名瑞麟樓），团长陈江栋。到邱天荣的放哨時間（晚上十到十二点鐘），我們就架梯爬窗进入匪樓，击毙了匪軍八名（民团长陈江栋因在樓外姦污妇女被逃），繳获长、短枪十多支，队伍胜利地回到楊家會。这场战斗以后，国民党張文成匪軍就向邱天荣同志的家乡（龙潭）实行十家連坐法，所屬邱天荣家的那一甲的群众被捕杀，造成了「五屍六命」的惨杀。敌人称上邦是匪区，全体群众被移民到龙門，集中进行「清共」，以陈春谷为清共委員。

敌人是非常殘酷的，我們为了使群众不落在敌人的苦海里，我們进行了統一战綫工作，我們对陈春谷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不得不承認共产党，然后以陈春谷去召开群众大会，說明不要移民，重新組織联保，选举刘炎照（我們派的）为联保主任。

敌人对群众生活控制及苛捐杂税的剥削是非常严重的，而那些民团及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们，则可以乘机以便宜的价格套购食盐及其他的生活资料，而群众生活则非常痛苦。我们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镇压了这些为非作恶的控制经济权力的反革命分子，镇压了盐局的头子陈文潮，在湖坑上书楼活捉戴火旺等八名经济犯和鱼秋畚白头楼的甲长。这时，团匪郭六得摧残了我苏区回来的一位同志×××，队伍回到坑柄。

一九三六年三月，有一天，我们队伍三十多人由赖根荣同志带去石牌前的后龙山里面埋伏，第二天七时左右，我们游击队长迈四同志（西陈区陈陂乡人）化装扛电棒的工人，头带凉笠，背着一包饭，手拿木棒，到石牌前砲楼打路条去水潮安扛电棒，砲楼门口的卫兵说：「不行，今早砲楼内的人都在吕洋吃生日饭，不得不进去。」迈四同志拿出驳壳枪在卫兵手上打了一枪，冲进砲楼内，把砲楼内十条枪全部收下来，然后把砲楼放火烧掉了，十分钟就结束了。部队回到水潮安。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们枪毙了国民党张文成派遣在楊家舍混入来的特务分子李冬旺和李长寿，收回了一支枪。这时，混进民团队伍的郑清和、郑双富同志，化装群众挑柴往赤水岩和邓子恢同志开会，讨论如何在一个月內消灭区署民团。但被叛徒郑日富私通了张文成，因而计划沒有实现。郑清和、郑双富同志回到团匪部后，張匪文成就阴

謀將鄭清和同志調往大池一帶收捐稅，就地被捕。鄭双富、鄭学发被强迫吃「鸡血酒」宣誓，「有情有义香平过，燒香平香來結拜，无情无义家屬亡」。之后，鄭双富、羅万昌同志离开匪队就到了游击队伍里詳告邓子恢同志。而鄭学发則叛變了。九月間，鄭学发帶領民團在楊家會埋伏，杀害我交通陳天來（上杭旧县人），一支連珠砲、子彈六十发被繳。接着又竭力破坏我們的交通綫，摧殘根据地群众和紅軍家屬。此时鄭双富一家被杀害。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七月某日，正是逢龍門圩的一天，我們在楓林打死了考塘民團長陳江棟的父亲。第三天（旧历的十九日），張文成匪部化裝了三十多名头戴大笠，身穿棕衣來进攻，被我們游击队連水德、連添和发现，队伍轉移到南陽坝襲击反革命家屬，散发傳单、貼标語。到下旬，敌人屢次清剿不了我們，我們队伍日益增强，匪首張文成想尽了办法，都沒有实现他的幻想。后来祇得把紅軍家屬捕去抵罪，威胁群众移民，不准群众回家生产。

在游击战争的过程中，閩西特委、县委、区委、交通站、看守所、休养所时常移动，曾經設在赤水岩、楊家會、連坑、賴坑、水潮安等地。群众非常拥护我們，积极支持我們，我們在一系列的革命过程中到处建立紅軍接头处。如赤水的鄭柏富、鄭水和、連碧松、連海、連德林、羅承德、林金河、林森庆、林永源、上邦連坑、賴坑、楊家會、水潮安等整村的群众、路上坪的翁紀保整家人、考塘的陈和旺、陈湘江、賴根榮。

賴金水、溪山下的林水德、湖洋胡坑的戴金河、戴香仔、溪墘的郑长和、內坑的郭荣柏、延溪的廖連富、南背的陈相仔、白头樓的整村群众、坑坪的郭欣仔、郭金旺、埔上的黃紀欣、龍門塔前的罗卓輝、罗开通、罗狗尿、文昌閣六（土名）、赤桥的黃南祥……等，都是当时开展的接头处。

湖邦区連坑村支持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九年十月間，軍閥楊逢年匪部侵岩后，即派二百余人到連坑大肆摧殘。所有家具鸡鴨等都被搶劫一空，十二月我們恢复龙岩。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張貞匪部来岩，被佔領历时十七个月之久。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五日，紅軍第五軍团来岩，張貞匪部教導团在湖邦区考塘頑坑，被我消灭一个連，打敗張貞匪部才收复龙岩，並进而攻克漳州，繳获战利品极多，人心大振，群众情緒极高。九月十八日，十九路軍佔領龙岩，紅軍已回江西，地方武裝轉入蔭蔽活动。地主阶级組織民团，反动武裝到連坑摧殘，群众財生全部被沒收；青年妇女有的被抓去嫁卖掉，有的被强姦污辱。湖邦反动头子張文成、林文郁（解放后已枪決）、郭六得，考塘的陈江栋、陈森隆等人摧殘革命群众。罪恶很大（張文成現逃台湾。）

一九三五年五月，紅八团到連坑来接头，开始到楊家舍，最初群众惧怕，因为不知道是甚么部队。以后李火旺同志来联系，我們才懂得是自己的队伍，大家非常高兴。八月十三日，八团队伍正式开到連坑来，湖邦区委連木順也来发动妇女做草鞋，連坑一位妇女叫張連凤当交通。群众則帮助队伍搭山寨，这时候民团还在活动，八团为了解除群众顾虑，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先派邱天荣混入民团里面去。九月二十四日晚上，邱天荣同志在考塘瑞麟楼（又名协鴻楼）内应外合，

當場击毙民团八名，民团长陈江栋被逃脱，但其家产則被我們全部沒收。自从杀了这些家伙后，連坑根据地就很快地建立起来了。陈江栋在十月間，帶領反动匪兵来襲击連坑，被杀害群众邱文香、邱清香、邱当瑞、邱瑞照之妻（已怀孕五个月，被枪杀后胎儿还在母腹中，）十一月，連坑組織游击小组，在湖潭背抓了地主邱連海，罰他光洋二百元。接着又到矮坡、紅竹山等地方肃反，打死民团头子張金海，並沒收其家产，群众都很高兴。

一九三六年春，連坑游击队向賴坑发展。在考塘 扣押地主陈瑞发之妻[，]罰他光洋三百元，又在紅竹山沒收地主黃金鼎，並罰款，解决了游击队的經濟困难。自此連坑就成为公开的活动地区，五月間反动派就知道連坑是游击队共产党公开活动的地方，就强迫群众移民，說我們連坑是「土匪寨」是「紅軍寨」，「連坑的妇女都是紅軍的接头」。章湯銘、張文成等部的反动武装就不断的到連坑来摧殘，杀人、抓人、搶东西无所不用其极，外乡的群众說：連坑群众象韭菜一样，任反动派拔就拔要砍就砍。七月間，反动派到处燒山砍树。十月十日，連坑明筍头、甘蔗（土名），張清和等四人被反动派枪杀了。一次，邱文同买了一包火柴，二斤洋油，是做粪箕担要用的，反动派說他一定是接济共产党，把文同抓去，連坑的群众並一起被抓去三、四十人，押到湖邦区的龍門；敌人把我們帶到一所房子的厅堂上，厅堂中間架着机关枪，还有許多匪兵持着装上刺刀的枪，監視着我們，在机关枪

和刺刀的胁迫下，張文成要我們說出接济游击队的事情，我們大部分是妇女，祇有几个男人，我們事先約好坚决不說，否則大家会受害。因此，大家默无一言，敌人要我們写坦白书，說：「不写用机关枪来点名，」我們大家都說：「我甚么也不懂，我也不会写字！」过了一天一晚，一直沒有人洩漏秘密，敌人枉費了許多心机，仍得不到一点点事实和証据，不得不把我們放回去。我們胜利了，而我們也懂得愈团结、愈坚决、我們愈就能战胜敌人的殘暴和威胁。

我們回到連坑村，反动派就要我們五天內迁移到外村，强迫移民，朝夕催迫，我們經過游击队的同意。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移到考塘、赤水、赤水桥、湖洋、郭坑一带。我們回到連坑种田时，反动派規定我們上午八时至下午二时，違反就要严厉判处。另外，还派人暗中監視我們，怕我們又和游击队入团的同志接头。在移民时連鍋子都被敌人打碎了，移民他乡既无家具、用具，也无房屋，甚么都要从头做起。就象难民一样非常困苦。安頓就緒时，已是腊月严冬的旧历年关了，这一年，我們是在三頓粗飯也不能飽食的情况下渡过老历年，連坑村这时也成了鸡不鳴狗不吠的荒村了，我們都不会忘記这些苦痛是反动派給的。

虽然我們移住外地了，反动派又用尽种种办法，千方百計的来限制我們和紅入团游击队的联系。但我們还是和入团的同志保持着联系。游击队的同志們在夜晚悄悄地到我们这里来，他们鼓励我們斗争，关

心和同情我们的困难，我们也更加仇恨反动派的罪行。这个时候，游击队很需要粮食、盐，还需要有一些日用品，对这些需要的东西我们均一一照办。有时候敌情严重了，同志们就暗藏在我们家里，就象自己的儿子、兄弟一样，衣服破了脏了，马上洗补好，晚上没有太阳，就用火烘乾。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游击队派連木順、彭涌金、邱天榮与潮邦的反动派进行談判。八月，整个閩西談判成功。我們到龍門趕集也就自由一些了。我們也搬回連坑了。

一九三八年，旧历的正月三十日，新四軍二支队北上抗日了，留下了一些工作同志、武装，还有留在連坑。年底，反动派、民团就又經常的以查戶口为名，到我家里来搜查了。

一九三九年，工作同志轉入蔭蔽生产，开荒、掘药等解决经济困难。游击队缺少粮食、农具，如鋤头、铁等，我们就借给他们使用。县委区委的费用不但要自供自給，而且还要負責来往同志的伙食費，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帮助解决或把谷子（桂花的）先拿給同志们生产时吃用。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反动派突然开来了一百余名的「猪子兵」（即民团），第二天被抓群众十八人，游击队同志也被捕八人，是吳潮芳、連木順、彭涌金、邓奶姑、邓友发、陈振球等被捕共二十六人，並隨即大肆劫掠，連坑的群众已遭受了好几次迫害摧殘了，不需說生

活是极困难的。此次我们发现埤坑只有郭狗仔一户没受搶劫，原来他与反动派来往了作奸細。於是就在五月十八日的晚上被游击队鎮压了。这时还是和平合作的时期，我们大家还忙於送監飯。十八位被抓的群众担保釋放出来了，連木順、邓友发、彭涌金於六月被国民党誣为土匪枪杀了；奶姑同志七月病死於獄中。羊古在五月十八日保出来了，只有吳潮芳与陈振球二同志仍在獄里。

同年五月初三日，桂花同志家里，桂花正和游击队五位同志談話，群众都在准备过端阳节，突然开来了二位伪兵跑到桂花門前，游击队同志与伪兵相互碰見，彼此都躲开，游击队也走了，二位伪兵馬上跑去报告，第二天伪保安团就来圍剿把桂花抓去审問，險些被枪毙了，因为同厝有一家的与反革命分子陈江栋是亲戚，陈江栋怕連累到他的亲戚，便对伪保安团說桂花和游击队沒有甚么关系，到十一月又把桂花抓去說她通匪，被禁了七天，以后由張連凤保出来，答应反动派隨傳隨到，花了五十块光洋从中进行买好。十余天后反动派忽然把五十元光洋送回来。桂花曉得这是反常事，就在十二月逃走，参加游击队去了。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就来抓她，她已走了，而保她的連凤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被反动派抓去了。連凤已怀孕六个月，也被反动派毫无人性的严刑拷打，血流滿地。追問桂花下落，强迫招認，桂花还有四十桶谷子留下的放在甚么地方。連凤一直說不知道。她家五口全靠她双手劳动过日子，丈夫殘廢，子女又还小，自己又在怀孕，

这时已是老历年底了，敌人见招不成没办法，只好准许被保回来。正月十一日被抓去，因将要分娩了，才放出来。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又要再抓去，这时只好由这凤的丈夫去代替，她丈夫被抓去一个多月，家里东移西借，借五十块光洋以及这坑群众帮助二百块光洋买回来。

一九四一年二月的一个晚上十时，反动头子张全仔、陈江栋率领反动派十余人假装游击队到这坑卢金春家里叫门，还鬼鬼祟祟对卢金春说：「小心一些不要点火，才不会危险。」老实的农民以为真的是游击队，开了门就被捕，敌人立即召集全村青壮年，强令跪在坪上，看着卢金春被杀。大家都提心吊胆整个晚上都忐忑不安，特别是青壮年和他的家属，到第二天青壮年才被放回来，第二天全村都没有人下田。